

清平山堂话本

(明) 洪 楹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I242.7

83548

19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清平山堂话本

〔明〕洪楹 编
王一工 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9 号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清平山堂话本

〔明〕洪楫 编

王一工 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兵部书局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 3 印张 5.875 字数 188,000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7-5325-1273-8

I·617 定价(平装)：2.15 元

出版说明

继《新选历史演义》、《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两套丛书之后，我们又推出了《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为古代小说普及本的丛书化、系列化，增加了又一束奇葩。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虽与长篇小说一样，也是以唐、宋、元以来说话人的话本为渊源的，但其发生、发展却有着与前者同中有异的历程，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貌。本丛书所选入的十种优秀短篇小说集，大抵可以反映这一历程。

明嘉靖中洪楹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是几种收刻宋元明初话本的著作中最早的一种，所录除个别篇章为明人所作外，大多为宋元话本的原始形态。天启年间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代表了话本向拟话本发展的最初阶段，共收宋元明人话本一百二十种，而明人所作比重加多。冯氏或改定题目，删芟游词，修饰文字；或仅保留原作梗概，敷衍改写，性质已同创作。于是案头小说之形态，由话本中萌生。而短篇小说的大量刊行，亦由此开始。稍晚，崇祯间凌濛初受三言影响，先后刊刻《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因“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故“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八十篇（按：一篇重复），从而变编改旧本为文人仿话本自行创作，所谓文人“拟话本”小说至此而确实成立。嗣后及于晚清近代小说崛起前，拟话本小说沿冯、凌二家开辟的道路蓬勃发展，且越益文人化，雅驯化，案头化。丛书

DM75/04

所收东鲁狂生的《醉醒石》、李渔的《十二楼》、《连城璧》，即为清代短篇白话小说集的代表作，虽然尚保留某些话本的外在特征（如有“入话”），但风格韵味已大异其趣。

伴随着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隆兴，江河与泥沙俱下就不可避免，而篇幅的众多，又非一般读者所易购置，于是选家也就应运而生。明末墨憨斋主人编选的《今古奇观》是最早且最为著名的一种，它从“三言二拍”二百篇中去其污秽，取其淳美，得四十篇，约为一帙，深受读者欢迎。当“三言”、“二拍”湮没数百年之间，此书独独不胫而走，几至家喻户晓；而由于其选录标准之主于淳美，也对后来作者起了示范作用，促进了白话短篇小说文人化、雅驯化的进程。因此，丛书也予选入。虽与“三言”、“二拍”有所重复，但作为小说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作为一种有独立存在价值的艺术品，相信仍会受到读者欢迎。

从古典白话短篇小说发生、发展的过程看，它一开始就有着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发生于话本而以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决定了它市民文学的主要属性；二是无论是早期宋元话本的创作者书会才人，还是冯、凌为代表的由正统文学转而致力于小说编写创作的中下层文人，都是层次不同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转向小说，固然有其接近民众而对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有所偏好的原因在，但很大程度上是在正统的仕进道路上失意后，借小说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手段。于是依违于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审美趣尚和传统道德及审美标准之间，便成了这群作者的主要心态。

明代市民阶层，虽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思想的制约，并因其与封建经济的割不断的联系而始终处于幼稚状态，但是作为一个以商业活动为存在依据的新兴的社会势力，在经济生活，尤其在思想意识上，却必然与当时日趋严苛的宋明理学及其所代表

的经济基础产生尖锐矛盾。比如理学讲究义利之辨，但离开了逐利，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理学讲究礼义大防，但商人生活的不稳定性，本身就先使家庭纽带松弛，社会关系变形，而日益积聚的财富要寻找消耗处，又往往导致人欲横流；理学讲究正心诚意，养气砺志而外邪不侵，倒是继承了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但商业活动的祸福无常，又必然将市民推向对因果报应的进一步信仰，理学支持的自然是乡绅为依托的官本位体制，而商业活动的本质却要求平等的竞争与公正的法制仲裁，等等。这些深刻的矛盾，市民阶层自然希望在属于自己的说话与小说之中得到反映。于是就形成了白话短篇小说中以城市生活与商业活动为主要背景，以城市细民为主要角色的家庭、爱情、商营、公案、报应等主要题材——旧题材在此获得了新含义，新题材也应运而生，市民阶层在这些题材中作出自己的价值、道德评判，而一归之于他们基于其经济生活的朦胧的乃至畸形的个性解放要求与理学“顺天理，灭人欲”的主导思想间错综复杂的冲突与调和。这样，就题材与倾向言，白话短篇小说，不同于长篇小说之起始于英雄崇拜，而结尾于对旧时代的哀歌与冷嘲，它始终以对里巷街坊“碎杂事”的敷衍为主要手段，来表达细民的哀乐悲欢。从这一点而言，白话短篇小说倒是与长篇中《金瓶梅》一系的作品，表现出类似的倾向。

在《三言》之前，“意存劝谏”的宗旨可说是认真贯彻的，所以有关政治、商务、伦理的作品不少，尽管爱情婚姻类的题材是大量的，但也带有明显的伦理道德倾向。至《二拍》虽较自觉地继承《三言》的传统，但色情和迷信成分及纯粹“新听睹，佐谈谐”的作品大量增加，多少表现出作者的失望或流于颓放。成书于清初的《醉醒石》，实以明季社会为主要背景，因果报应、神道说教占了上风，正表现了当时人们愈益感到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心

态；而稍后的《十二楼》与《连城璧》，多数铺叙爱情故事，精致玲珑，则似乎反映了作者在文网密布的清初社会，对敏感题材的规避。二者正是《二拍》预示的倾向的不同方向的发展。

诚然，白话短篇小说不像《三国》、《水浒》、《红楼》那样展开一幅幅雄伟或悲慨的历史画卷，然而因为短篇体裁的轻巧灵活，题材的切近生活，却也多方位地描绘出当时中国社会那新兴的一隅中种种真切的风俗民情，特别是那些据当时社会新闻加工而成的作品，更具有长篇小说所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研究明清社会风俗的专家们对白话短篇小说的重视往往更甚于长篇，其道理亦在于此。

从艺术上看，在短篇小说文人化、案头化的进程中，文人的审美趣味促使短篇小说由浑朴粗糙向风雅精致演变。虽然“语近俚俗”，是它基本的语言风格，但从明人拟话本的用俗为雅、厚朴温润，到清人作品的化俗为奇，追求尖新，却是显见的不同时代特色；虽然“奇局”是它情节构成的必要因素，但从冯、凌之崇尚不奇而奇，凡中见奇，至李渔的刻意求奇，往往凌空结构，极尽曲折离奇之能事，也有着创作思想上的重大区别。也正因此，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篇制加大，有着向中篇发展的趋势。

以上所云，希望能为读者赏阅这套丛书，提供一些角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7

前 言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这是清人赵翼《论诗》中的两句。其中体现出来的发展的观点，和赵翼又是一个史学家不无关系。当然，这两句话不仅对诗文，也同样适用于对其他文学样式的宏观考察。

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唐代是文言短篇小说繁荣的时期，而宋代则是白话短篇小说草创的时期。这两种文学现象，都是随城市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的“世运”而出现的。近代的文化人，喜欢在“市民”前面加个“小”字，称之为“小市民”。这里面，也许不免受了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因为市民阶层的主体——行业日趋众多的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本来就是封建社会所谓“四民”（士农工商）的末后两位。这些芸芸众生，从每个个体来说，确实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是他们在封建社会中，又代表了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在沉重的封建桎梏下或沉浮或跋涉，在艰难的人生历程中求生存求发展，自有他们酸甜苦辣的百般体验，喜怒哀乐万种感受，他们的文化层次并不高，却必然要产生以文化生活自赏自娱的需要，以便从中表现或发现自身，肯定或思索人生。这就是我国早期白话小说——宋元话本——应运而生的社会基础。

所谓话本，就是说书艺人（宋代称为“说话人”）讲说故事的底本。适应当时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口味，民间的说书艺人除了

改造传统题材外，更注重贴近生活，汲取现实题材，以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风格，创作引人入胜的故事。说话人不仅活跃于民间，也进入了宫廷。南宋供奉局就有专为皇帝解闷、敷演故事的说话人，称为御前供话。郎瑛《七修类稿》说，“小说”起自北宋仁宗，因为当时“太平甚久，国家闲暇”，皇帝感到无聊，“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事实上，说话人献艺，在唐人的零星记述中就已有所反映了，元稹、段成式都曾目睹亲闻过。到宋代有所谓“说话四家，各有门庭”的说法，已经是流派纷呈的格局。据周密《武林旧事》的记录，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一地有点名气的说话人，就有93人之多。其中讲小说和讲历史故事的竟达75人。其他讲佛经故事、参禅悟道之类的，人数都比这两项小。可见有关世态人情和历朝兴废的故事，最为市民阶层所欢迎。吴自牧《梦梁录》说，小说当时俗名“银字儿”，题材相当广，罗列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等等；讲史则“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后世的言情小说、狐鬼小说、公案小说、武侠小说、历史演义小说，都已进入当时说书艺人口头创作的领域了。

早期的白话短篇小说，不是文人雅士之作，而是说话人说书的底本。它之为古代文人雅士所轻视，也是势所必然的。所以宋元话本散佚极为严重。明代嘉靖年间，钱塘人洪楫（字子美）在他的斋名清平山堂刊刻的多种图书中，有以话本为主的短篇小说六十种，分别结集，取名为《雨窗集》、《长灯集》、《随航集》、《欹枕集》、《解闲集》、《醒梦集》，每集分上下卷，卷各五篇，合称“六十家小说”。从六个集名可以看出，编刻者原是把些小说视作雨日灯下，旅途枕上，消闲解闷的东西，并不曾认真当什么文学遗产来继承。但他毕竟对保存宋元话本做了一件好事。可惜的是，“六十家小说”不久又散佚了。

直到1929年，马廉将得自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十五篇残存

然“六十家小说”付北京古今小品书籍会影印出版，当时还不知道有“六十家小说”这回事，更未考究六个集子的名称，便根据版心刻有“清平山堂”字样，取名为《清平山堂话本》。实际上，其中《蓝桥记》和《风月相思》两篇是用文言文写的，最近也有人称之为“文言话本”，但毕竟语言风格与话本有异。1934年，马廉又偶然从买得的残书中发现了宁波天一阁范氏藏本《雨窗集》和《欹枕集》中的十二篇话本，其中五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复以平妖堂之名续付影印。马廉去世后，阿英（钱杏邨）在上海发现了《翡翠轩》和《梅杏争春》的残页，经鉴定，这两种小说与清平山堂所刻小说版式相同，因而可以确定也是“六十家小说”中的两种。从残页可知，《翡翠轩》为文言小说，《梅杏争春》则属话本系统。至此，久已散佚的“六十家小说”，已知的计有二十九个篇目（内三种为文言小说）。1957年，谭正璧据马廉前后两种影印本加以校点，附阿英《记嘉靖本〈翡翠轩〉及〈梅杏争春〉》一文，仍以《清平山堂话本》为名，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出版。这是现存的“六十家小说”最好的辑佚本。

《清平山堂话本》保存了早期话本二十六种。这些话本，大部分是宋元作品，具有短篇白话小说草创时期质朴的风貌，从结构到文字都显得有点粗拙。在思想内容上，有对封建道德的冲击，也有对因果迷信的渲染；有对黑暗统治的暴露，有时也不免有点对低级趣味的迎合。从总体上来说，是以封建社会中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心态和追求，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事实上，这些话本虽然未经雕琢，却为明末的小说家视为璞玉。其中为冯梦龙改编辑选入《警世通言》的计有三篇，辑选入《古今小说》的计有七篇；为凌濛初选入《初刻拍案惊奇》作为入话的有一篇；另选入《国色天香》的也有一篇。可见，《清平山堂话本》虽然只是一部不完备的辑佚书，但在中国小说史上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将它列为一种，是理所

当然的。

本书根据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重新分段点校，误文夺字径予改订补正。《雨窗集》和《欽枕集》中五篇原文残缺的，除《老冯唐直谏汉文帝》一篇无可比勘校补外，余皆据《古今小说》改编的文字补录，附于篇末，使读者得略睹其全貌。《翡翠轩》及《梅杏争春》因残缺过甚，仍将阿英先生所写原文作为附录。其间，参照谭正璧先生校记甚多，特在此说明。

王 一 工

1992年3月

清平山堂话本目录

出版说明	1
前言	1
话本卷一	1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1) 简帖和尚(4) 西湖三塔记(13)	
合同文字记(20) 风月瑞仙亭(24)	
话本卷二	29
蓝桥记(29) 快嘴李翠莲记(31) 洛阳三怪记(41)	
风月相思(48) 张子房慕道记(57)	
话本卷三	65
阴鹭积善(65)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68) 五戒禅师私	
红莲记(76) 刎颈鸳鸯会(82) 杨温拦路虎传(90)	
两言集	101
上 花灯轿莲女成佛记(101) 曹伯明错勘赃记(109)	
错认尸(112) 董永遇仙传(123) 戒指儿记(原存	
十三叶,一至十三)(129)	
下 (佚)	
歌枕集	139
上 羊角哀死战荆轲(原存三叶,四至六)(139) 死生交范	
张鸡黍(原存四叶,四至七,余佚)(144)	
下 老冯唐直谏汉文帝(原首叶缺)(149) 汉李广世号飞将	
军(154)夔关姚卞吊诸葛(158) 雷川萧琛贬霸王(163)	
李元昊江救朱蛇 (原存八叶,一至八)(169)	
附录 记嘉靖本《翡翠轩》及《梅杏争春》(阿英)	175

清平山堂话本卷一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入话：

谁家弱女胜姮娥，行速香阶体态多；
两朵桃花焙晓日，一双星眼转秋波；
钗从鬓畔飞金凤，柳傍眉间锁翠蛾。
万种风流观不尽，马行十步九蹉跎。

这首诗是柳耆卿题美人诗。

当时是宋神宗朝间，东京有一才子，天下闻名，姓柳，双名耆卿，排行第七，人皆称为“柳七官人”。年方二十五岁，生得丰姿洒落，人材出众。吟诗作赋，琴棋书画，品竹调丝，无所不通。专爱在花街柳巷，多少名妓欢喜他。在京师与三个出名上等行首打暖：一个唤做陈师师，一个唤做赵香香，一个唤做徐冬冬。这三个顶老陪钱争养着那柳七官人，三个爱这柳七官人，曾作一首词儿为证。其词云：

师师媚容艳质，香香与我情多，冬冬与我煞脾和，独自窝盘三个。撰字苍王未肯，权将“好”字停那。如今意下待如何？“姦”字中间着我。

这柳七官人在三个行首家闲耍无事，一日，做一篇歌头曲尾。歌曰：

十里荷花九里红，中间一朵白松松。
白莲则好摸藕吃，红莲则好结莲蓬。

结莲蓬，结莲蓬，莲蓬好吃藕玲珑。开花须结子，也是一场空。一时乘酒兴，空肚里吃三钟。翻身落水寻不见，则听得采莲船上，鼓打扑鞞鞞。

柳七官人一日携仆到金陵城外，玩江楼上，独自个玩赏，吃得大醉，命仆取笔，作一只词，词寄《虞美人》，乃写于楼中白粉壁上。其词曰：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柳七官人词罢，掷笔于楼，拂袖而返京都。

这柳耆卿诗词文采压于才士，因此近侍官僚喜敬者多举孝廉，保奏耆卿为江浙路管下余杭县宰。柳耆卿乃辞谢官僚，别了三个行首，各各钱别而不忍舍。遂别亲朋，将带仆人，携琴剑书箱，迤迤在路。不一日，来到余杭县上任。端的为官清政，讼简词清。

过了两月，用己财起造一楼于官塘水次，效金陵之楼，题之额曰“玩江楼”，以自取乐。本处有一美丽歌妓，姓周，小字月仙，柳七官人每召至楼上歌唱祇应。柳县宰见月仙果然生得：

云鬓轻梳蝉翼，蛾眉巧画春山。朱唇注一颗夭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花生媚脸，冰剪明眸；意态妖娆，精神绝冶。岂特余杭之绝色，尤胜都下之名花。

当日酒散，柳县宰看了月仙，春心荡漾，以言挑之。月仙再三拒之，弗从而去。柳七官人交人打听，元来这周月仙自有个黄员外，情密甚好。其黄员外宅，与月仙家离古渡一里有余，因此每夜用船来往。耆卿备知其事，乃密召其舟人至，分付交伊：“夜间船内强奸月仙，可来回覆，自有重赏。”其舟人领台旨去了。

却说周月仙一日晚独自下船，欲往黄员外宅去。月色明朗，船行半路，舟人将船缆于无人烟处，走入船内，不问事由，向前将月仙搂抱在舱中，逼着定要云雨。周月仙料难脱身，不得已而从之。与舟人云收雨散，月仙惆怅，而作诗歌之：

自恨身为妓， 遭淫不敢言。

羞归明月渡， 懒上载花船。

是夜周月仙被舟人淫勾，不敢明言，乃往黄员外家，至晓回家。

其舟人已自回覆柳县宰。县宰设计，乃排宴于玩江楼上，令人召周月仙歌唱，却乃预令舟人假作客官预坐。酒半酣，柳县宰乃歌周月仙所作之诗，曰：

自恨身为妓， 遭淫不敢言。

羞归明月渡， 懒上载花船。

柳耆卿歌诗毕，周月仙惶愧，羞惭满面，安身无地，低首不语。耆卿命舟人退去。月仙向前跪拜。告曰：“相公恕贱人之罪，望怜而惜之！妾今愿为侍婢，以奉相公，心无二也！”当日，月仙遂与耆卿欢洽。耆卿大喜而作诗曰：

佳人不自奉耆卿， 却驾孤舟犯夜行。

残月晓风杨柳岸， 肯教辜负此时情！

诗罢，月仙拜谢耆卿而回。自此，日夕常侍耆卿之侧，与之欢悦无怠。

忽一日，耆卿酒醉，命月仙取纸笔作一词，词寄《浪里来》。词曰：

柳解元使了计策，周月仙中了机扣。我交那打鱼人准备了钓
鳌钩。你是惺惺人，算来出不得文人手。姐姐，免劳厮皱，我将那
点钢锹掘倒了玩江楼。

柳七官人写罢，付与周月仙。月仙谢了，自回。

这柳县宰在任三年，周月仙殷勤奉从，两情笃爱。却恨任满回京，与周月仙相别，自回京都。

到今风月江湖上， 万古渔樵作话文。

有诗曰：

一别知心两地愁， 任他月下玩江楼。

来年此日知何处？ 遥指白云天际头。

又诗曰：

耆卿有意恋月仙， 清歌妙舞乐怡然。

两下相思不相见， 知他相会是何年？

简帖和尚

公案传奇

入话《鹧鸪天》：

白苧千袍入嫩凉。春蚕食叶响长廊。禹门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 鹏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举子忙。

大国长安一座县，唤做咸阳县，离长安四十五里。一个官人，复姓宇文，名绶，离了咸阳县，来长安赴试，一连三番试不过。有个浑家王氏，见丈夫试不中归来，把复姓为题做个词儿，专说丈夫试不中，名唤做《望江南》。词道是：

公孙恨，端木笔俱收。枉念歌馆经数载，寻思徒记万余秋，拓拔泪交流。 村仆固，闷驾独孤舟。不望手勾龙虎榜，慕容颜老一齐休，甘分守閤丘。

那王氏意不尽，看着丈夫，又做四句诗儿：

良人得得负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君面从今羞妾面， 此番归后夜间来。

宇文解元从此发忿道：“试不中，定是不归！”到得来年，一举成名了，只在长安住，不回去。浑家王氏见这丈夫不归，理会得道：“我曾做诗嘲他，可知道不归。”修一封书，叫当直王吉来：“你与我将这封书去四十五里，把与官人！”书中前面略叙寒暄，后面做只词儿，名做《南柯子》。词道是：

鹊喜噪晨树，灯开半夜花。果然音信到天涯，报道玉郎登第出京华。 旧恨消眉黛，新欢上脸霞。从前都是误疑他，将谓经年狂荡不归家。

去这词后面，又写四句诗道：

长安此去无多地， 郁郁葱葱佳气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 今夜醉眠何处楼？

宇文绶接得书，展开看，读了词，看罢诗，道：“你前回做诗，教我从今归后夜间来，我今试过了，却要我回。”就旅邸中取出文房四宝，做了只曲儿，唤做《踏莎行》：

足蹶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记》。马前喝道“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缀。 宴罢归来，恣游花市，此时方显平生志。修书速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

做毕这词，取张花笺，折叠成书。待要写了付与浑家，正研墨，觉得手重，惹翻砚水滴儿，打湿了纸。再把一张纸折叠了，写成封家书，付与当直王吉，教分付家中孺人：“我今在长安试过了，到夜了归来。急去传语孺人：不到夜，我不归来！”王吉接得书，唱了喏，四十五里田地，直到家中。

话里且说宇文绶发了这封家书，当日天色晚，客店中无甚底事，便去睡。方才朦胧睡着，梦见归去，到咸阳县家中，见当直王吉在门前，一壁脱下草鞋洗脚。宇文绶问道：“王吉，你早归了？”再四问他不应。宇文绶焦躁，抬起头来看时，见浑家王氏把着蜡烛入去房里。宇文绶赶上来叫：“孺人，我归了！”浑家不睬，他又说两声，浑家又不睬。

宇文绶不知身是梦里，随浑家入房去，看这王氏时，放烛灯在桌子上，取早间一封书，头上取下金篦儿一剔，剔开封皮看时，却是一幅白纸。浑家含笑，就灯烛下把起笔来，就白纸上写了四句诗：

碧纱窗下启绒封， 一纸从头彻底空。

知尔欲归情意切， 相思尽在不言中。

写毕，换个封皮再来封了。那妇女把金篦儿去剔那蜡烛灯，一剔剔在宇文绶脸上，吃一惊，撒然睡觉，却在客店里床上睡，灯犹未灭。桌子上看时，果然错封了一幅白纸归去，着一幅纸写这四句诗。到得明日早饭后，王吉把那封书来，拆开看时，里面写着四句诗，便是夜来梦里见那浑家做底一般，当便安排行李，即时归家去，这便唤做“错封书”。

下来说底便是“错下书”。有个官人，夫妻两口儿正在家坐地，一个人送封筒帖儿来与他浑家。只因这封筒帖儿，变出一本跷蹊作怪底小说来。正是：

尘随马足何年尽？ 事系人心早晚休。

淡画眉儿斜插梳，不忒拈弄绣工夫。云窗雾阁深深处，静拂云笺学草书。 多艳丽，更清姝，神仙标格世间无。当时只说梅花